

新民·环球

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 第 715 期 | 202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张颖 编辑邮箱:xmhw@xmwb.com.cn

灾区复兴之路漫长 民众关心逐渐淡漠

“3·11”十周年:心灵创伤仍未愈合

文 / 王天然

相关链接

保持冷静心态 要与灾难共存

日本是灾难大国,发生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地震、海啸、泥石流、洪水、台风、山火、火山爆发、暴风雪……这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每年都会发生在日本各处,带来人员伤亡、财物损失和精神创伤。除了被世界所熟知的地震灾害之外,日本平均每年遭遇十余次台风侵袭和近千次山体滑坡,全国有百余座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危险。每到雨季,河流流速甚至会增加至平时的百倍以上。

日本人面对灾难,往往能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消化灾难,而非消解灾难;与灾难共存,而非与灾难格斗。

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是日本国民秉承的自然观念。面对自然强大的威力,人的力量显得过于渺小。这种类似佛教“无常观”的思维方式扎根在日本民族性格深处,在面对自然巨变时往往能收拾起内心的震惊,保持井然的秩序,内敛地暴露悲伤。

同时,日本从长期的灾难经验之中积累起了较为完备的防灾策略,国民也掌握了较多防灾知识储备,在面对突发灾难时不至于过分慌张。日本民众习惯在家中常备防灾包,储存食物、饮用水并备好手电筒、头盔等以应对各种突发灾难,行政区域也大多配备防灾设施,以便及时安置灾民。

尤其是 1995 年造成 6000 余人失踪死亡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反映出日本因长期未发生大型灾难而产生的防灾意识低下和防灾设备疏于管理等问题。此后,日本加强了学校、公司、社区的日常防灾演习。

十年前的“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可怕之处在于引起了巨大海啸和核泄露,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不少居民泰然应对了地震危险,却被汹涌而来的海啸夺去了生命;因核泄露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更是从未想过数公里以外那个提供了工作岗位的核电站,会给大家的生命安全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

“3·11”大地震发生以来,日本的历史进程从“战后”进入了“灾后”时代。而日本人与灾难共存的努力仍然在继续。

菅义伟六日在福岛向地震遇难者献花



哀活动,并在国立剧场举办十周年追悼仪式。

从震灾中得到的教训可以增强人们的防灾意识,并为后续预防灾难提供更多有效方法。“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核泄露事故,开启了日本社会对于科技进步与人类生命意义关系的反思与讨论。

对于这场灾难的记忆,更多的则是落在了一个鲜活生命的记忆中。十年时光匆匆流逝,大部分人关于地震的记忆开始渐渐模糊、风化。

日本民众普遍表示,对“3·11”及灾区现状的关心正在逐渐淡漠,而随着如今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和东京奥运会的悬而未决,福岛所经历的悲惨往事早已被淹没在不断产生的新话题中。但是对幸存者而言,灾难带来的创伤并不因时间而愈合,也不因遗忘而被抚平。不管对于逝者还是幸存者,灾难都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今年是日本政府举办“3·11”大地震追悼仪式的第十个年头,也将是日本从政府层面为这次灾难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性追悼仪式。从此以后,对“3·11”这场灾难的记忆,将从国家走向个体。

“3·11”幸存者们的记忆将以什么方式保存,又以什么方式传递呢?一些社会力量正在为此努力。近年来,日本各地纷纷展开“莫让震灾记忆风化”的提议,企图通过对这场地震进行文字影像记录来让人们记住这场灾难。为了逝者,为了自己,也为了叙述给将来的人们。

没有人能够阻挡时间的流逝,如果没有这些灾难记忆,那么人们对灾难的理解将止于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灾难不只是人类发展的绊脚石,对灾难的记忆丰富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更沉淀着每一个普通个体对自身意义的思考。

“比起回顾过去,我更想面向未来。”核泄露事故遇难者高野仁久说。然而,不回顾过去,何以面向未来?“3·11”十年祭,我们也应该思考,什么才是灾难的意义。

(作者系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后)



十年前的大地震造成满目疮痍 本版图片 ©

自己的孩子受到过高核辐射的年轻人,这也导致了灾区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据统计,包括日本东北地区最大城市仙台在内的受灾区域,自灾难发生以来,人口持续外流。灾后九年,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三县减少人口超过 30 万。

担心核辐射,经济不佳难以就业,老龄化和人口贫困问题加剧,孤独和不安从未消散……对于灾民来说,复兴的感觉并不真实。废墟可以清理,房屋可以重建,可是灾民们的心灵创伤却迟迟没有愈合。日本警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这次灾难发

生以来,有 4000 人“因长期避难致使健康恶化”等原因死亡。

努力留住灾难记忆

对灾难的记忆,是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后的反思与重建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来,每年 3 月 11 日,日本政府都会举行大规模追悼仪式,以祭奠在灾难中逝去的生命。2020 年,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感染扩散,这项仪式被取消了。今年的 3 月 11 日,日本政府将在地震发生的下午 2 时 46 分举行全国默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 9.0 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露事故,导致 1.5 万余人死亡、2000 余人失踪、3000 余人间接死亡,另有数万名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走上逃难之路。

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为期十年的灾区复兴计划,然而在本该走向复兴终点的今天,日本政府又将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个十年。受灾地距离真正的复兴,似乎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

日本政府曾对 2021 年成功完成十年灾区重建工程寄予厚望,认为这是能够改变国家长期以来低迷氛围的重要时机。然而在新冠疫情蔓延的阴影之下,希望的火焰日渐衰弱。

灾民生活并不乐观

十年前的这场大地震是日本有观测史以来最大一次地震,也是日本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灾难。地震和海啸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个机组,随之而来的核泄露事故引发了日本全国的反核游行,并一度导致近 47 万人流离失所。

十年后的今天,事故现场仍残存大量放射性物质,核废炉及污染物的处理十分困难。不仅核电站周围地区核辐射依然超标,核污水的净化和排放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恐慌。

背井离乡避难的灾民们,十年来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截至今年 1 月,受灾最严重的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三县仍有 4.2 万人继续着他们的避难生活。其中,仅在福岛县,就有近 3 万人选择在县外继续自己的避难生活。

现年 65 岁的高山恒明曾在距离福岛核电站仅 5 公里远的福岛县大熊町经营一家荞麦面店,核泄露事故完全夺走了他原本普通而平静的生活。由于核辐射严重,他不得不举家撤离。一家人在东京都町田市开始了避难生活。“就算回到町田的房间里,我也没有回家的感觉。”在避难生活的精神压力之下,高山失去了味觉和嗅觉,至今仍在接受治疗。这对于经营餐馆的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我作为一个手艺人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灾区人口持续外流

截至 2020 年 12 月,由日本政府主导的灾难地区住宅建设和城市重建工作均已完成,一座座崭新的城市伫立在废墟之上。早在 2020 年 3 月底,日本政府就解除了所有核辐射区域的避难指示,做好了迎接灾民回归的准备。但是,重建的城市迟迟无人返回居住,很多灾民打算在避难地开始新的生活,甚至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渐渐搬离。

搬走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担心